

會主主義與宗教

列寧著 蘇凡譯



社 會 主 義 與 宗 教

列 寧 著
蘇 凡 譯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一九五〇年北京——

社會主義與宗教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出版者

列寧
蘇凡
葛虹
一
天下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八月
北京第二版

目 錄

社會主義與宗教·····	一
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九
與宗教和教會有關的階級和政黨·····	二六
附錄：蘇聯的宗教和教會·····	四三

社會主義與宗教

現代社會完全建築在地主資本家階級的極少數人對工人階級的大量羣衆的剝削上面。這種社會是奴隸所有者的社會，因為一生爲資本工作的『自由』工人祇對這樣的生活資料『有權』，這種生活資料是給養那產生利潤的奴隸所必要的，是保證和延續資本主義的奴役所必要的。

對工人的經濟的壓迫必然會引起和產生對大衆的各種政治的壓迫、大衆的社會地位的低落、大衆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頹廢和黑暗。工人能够努力獲得或多或少政治自由，以爭取自己的經濟解放，但在資本的權力未被推翻的時候，任何自由都不會解脫他們的貧困、失業和壓迫。宗教是各種精神壓迫中的一種，精神壓迫在被永遠的爲人作嫁、窮困和寂寞生活所壓潰的人民大衆中是到處存在

着的。被剝削階級在跟剝削者鬥爭時的無力量同樣必然地會產生對優美的來世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蠻人在跟大自然鬥爭時的無力量會產生對上帝、魔鬼、奇蹟等的信仰一樣。宗教對一生工作和一生貧困的人，用現世生活中的溫和和忍耐來教訓他，同時用期待天國的報償來安慰他。而對依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的人，宗教就用現世生活中的慈善來教訓他，同時非常便宜地寬宥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廉價出售享受天國幸福的門券。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一種精神的下等火酒。資本的奴隸將自己的人的形像，將自己的、人所應得的一點兒生活要求都沉浸在這種下等火酒裏。

但自覺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和起來為自己解放而鬥爭的奴隸已經有半個身體不是奴隸了。現代的自覺的工人，他們是被巨大的工廠工業教養出來的，被城市的生活所啓發的，正在輕蔑地拋棄宗教的偏見，正在讓僧侶和資產階級的偽善者去處理天國，而為自己爭取地上的優美生活。現代的無產階級正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面。社會主義引用科學去和宗教的迷霧作鬥爭，並結合工人為優美的現世生活作

真正的鬥爭，以解脫工人對來世生活的信仰。

宗教應當被宣佈爲私事——這一句話通常是用來表示社會主義者對宗教的態度。但這一句話的意義必須予以正確的規定，使它不能引起任何誤解。我們要求宗教對國家而言是一種私事，但我們怎麼也不能認爲宗教對我們自己的黨而言是一種私事。國家不應當跟宗教發生關係，宗教團體不應當和政權聯繫起來。任何人應當完全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承認任何宗教，亦即成爲一個無神論者。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通常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公民間，在有關宗教信仰的公民權利方面，完全不允許有任何軒輊。即在正式的文件裏，也應當無條件地取消關於某種公民信仰的任何記載。既不應當對國教有任何支出，也不應當對各教會團體和各宗教團體有任何出自國帑的支出。這些團體應當成爲一種完全自由的、與政權無關的意見相同者的公民同盟。祇有把這些要求執行到底，纔能終結那種可恥的和可詛咒的歷史：那時的教會曾處於國家的奴隸地位，而俄羅斯公民則又處於國教的奴隸地位；那時曾存在過並使用過中世紀的、宗教裁判官的法律（這

種法律至今還保存在我們的刑事法典和刑事法規中），這種法律是迫害有信仰者或無信仰者的，違反人的良心的，將官位和國帑跟某種國教這種下等火酒之分配聯繫一起的。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向現代國家和現代教會提出的要求。

俄國的革命應當實現這種要求，視之爲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組成部份。俄國的革命在這方面有着特別有利的條件，因爲警察——農奴制專制政治的令人討厭的官僚作風，甚至已在僧侶間引起不滿、動搖和憤慨。俄國的正教僧侶在過去縱然是受壓迫的，縱然是黑暗的，到了現在，甚至他們也被俄國的舊制度、中世紀制度的崩潰之聲喚醒了。甚至他們也感到自由的需要，抗議官僚的作風和官吏的專橫，抗議強加於『上帝的勤務者』身上的政治搜查。我們，社會主義者，應當擁護這種運動，同時使僧侶階級中的正直人士和誠實人士的要求獲得結果，真正地接受他們的關於自由的言論，要求他們堅決斷絕宗教和政治間的任何關係。要末你們是誠意的，那麼你們就應當主張教會與國家、學校與教會完全分離，主張

完全地和無條件地宣佈宗教爲私事。要末你們就不採取這些徹底的對自由的要
求，——那就是說你們依舊被宗教裁判的傳統所俘虜，那就是說你們依舊依賴官
位和國帑，那就是說你們不相信你們的武器的精神力量，你們將繼續接受政權的
賄賂，——那麼全俄國的覺悟工人就向你們宣佈無情的戰爭。

宗教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而言，不是私事。我們的黨是自覺的、先進
的戰士爭取工人階級之解放的同盟。這樣的同盟對宗教信仰方面的不自覺、黑暗
或反開化，就不能夠，也不應當不加以介意。我們要求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爲
的是用純粹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唯一的思想武器，用我們的書刊，用我們的言論
跟宗教這種迷霧進行鬥爭。可是我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就是說俄國社會民
主工黨，正是爲了這種反對工人加以任何宗教愚弄的鬥爭。在我們看來，就是
這種思想鬥爭不是私人的，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

要是如此說法的話，爲什麼我們在自己的黨綱中不宣佈我們是無神論者呢？
爲什麼我們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上帝信徒加入我們的黨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就應當說明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和社會民主黨關於宗教問題提法方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

我們的黨綱是完全建立在科學的，而且就是唯物論的世界觀上面的。因之，說明我們的黨綱，就必須包括說明宗教這種迷霧的真正的歷史根源和經濟根源。我們的宣傳也必須包括無神論的宣傳；出版相當的科學叢書，現在應當成爲我們黨的工作部門之一，這種科學叢書，專制——農奴制的政權直到現在還是加以嚴格禁止和迫害的。我們現在必須遵從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國社會主義者所作的勸告：翻譯和大量廣播法國十八世紀的啓蒙叢書和無神論叢書（註）。

可是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因此而『脫離理性』、跳出階級鬥爭的範圍，落到抽象的、唯心論的宗教問題的提法，——資產階級中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所常作的提法——上去。如果認爲在一個以無止境地壓迫和愚昧工人羣衆爲基礎的社會裏

能用純說教的方法消滅宗教偏見的話，這便是一件蠢事。如果忘記宗教之壓迫人祇是社會內部的經濟壓迫的產物和反映這件事的話，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局限性。要是無產階級自己反對資本主義黑暗力量的鬥爭沒有啓發無產階級的話，任何小冊子、任何說教就不能啓發無產階級。被壓迫階級爲創造地上的樂園而進行的這種真正的革命鬥爭之團結一致，在我們看來，比無產階級關於天上的樂園的意見之團結一致更爲重要。

我們在我們的黨綱中沒有宣佈，而且也不應當宣佈我們的無神論，其故即在此。我們沒有禁止，而且也不應當禁止那保存着某種舊偏見殘餘的無產者接近我們的黨，其故亦在此。我們將常常宣傳科學的世界觀，在我們看來，跟任何『文明人』（Christian）的不徹底性作鬥爭是必要的。可是這絕不是說必須把宗教問題推到首要地位去，首要地位決不屬於宗教問題；也不是說因爲更次要的意見或幻想急速地失去任何政治意義、急速地由於經濟發展進程本身而被擲到垃圾箱裏去，就必須讓真正的革命鬥爭、經濟鬥爭、政治鬥爭的力量分割開來。

煽起宗教的仇視，將羣衆的注意力從真正重要的和真正根本的經濟政治問題方面吸引到這方面來，這一點，反動的資產階級已經到處注意過，而我們則在現在纔開始注意起來。在自己的革命鬥爭中實際地結合起來的全俄無產階級現在正在解決這種經濟政治問題。這種分割無產階級力量的反動政策，在今天，主要地表現在黑幫的屠殺猶太人方面，到明天，也許會想到任何更精細的新辦法。我們無論如何要把這種政策跟平心靜氣的、持久的、耐心的、不管任何次要衝突之煽動的關於無產階級團結及科學世界觀的宣傳對立起來。

革命的無產階級正在努力使宗教對國家而言成爲正真的私事。無產階級爲消滅經濟的奴役，亦即宗教愚弄人類的真正根源，將用這種清除中世紀黴菌的政治制度進行廣大的、公開的鬥爭。

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代表蘇爾柯夫在國家杜馬裏審查宗務院預算時所作的演詞和我們的杜馬黨團在審查這篇演詞時所作的討論都提出了一個恰好在現時非常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問題。凡與宗教有關的一切，毫無疑問，現已引起廣大『社會』團體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已滲入與工人運動接近的知識分子隊伍裏，也已滲入某些工人團體裏。社會民主黨出來說明自己對宗教的態度是有絕對必要的。

社會民主黨正在根據科學的社會主義，亦即馬克思主義，建立其整個的世界觀。辯證唯物論，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屢次申述過的，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它是完全接受了法國十八世紀的和德國費爾巴哈（十九世紀上半世紀）的唯物論——絕對無神論的、堅決反對任何一種宗教的唯物論——的歷史傳統的。

我要提醒大家，恩格斯的全部『反杜林論』，它的手稿是經馬克思讀過的，證實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杜林的唯物論是經不起考驗的，證實他留下了一條宗教的逃路和一種宗教的哲學。我要提醒大家，恩格斯在其論費爾巴哈的著作中駁斥他說，他的反宗教並不因為要消滅宗教，而因為要改革宗教和組織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句格言是整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宗教問題方面所下的一塊基石（註）。所有的現代的宗教和教會，所有的形形色色的宗教組織，馬克思主義常常視之為一種資產階級反動的機關，用以保障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麻痺的。

但同時，恩格斯也屢次斥責過願意成為比社會民主黨『更左』或『更革命』的那些人們的企圖，他們企圖把與宣佈宗教戰爭有關的直接承認無神論這一點加進工人政黨的黨綱裏去。在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在論述作為流亡者而住在倫敦的

巴黎公社逃亡者，布朗基主義者的赫赫有名的宣言時，他把他們喧囂地宣佈宗教戰爭一事論之爲愚蠢的行爲，同時聲稱這樣的宣戰就是復活宗教的興趣和阻礙宗教的真正消滅的最好方法。恩格斯譴責布朗基主義者不善於理解：祇有工人羣衆的階級鬥爭把最廣大的無產階級各階層從各方面推入自覺的和革命的社會實踐，纔能在事實上使被壓迫的大衆脫離宗教的壓迫，否則用工人政黨的政治任務來宣佈反宗教戰爭，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論（註一）。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在『反杜林論』一書中無情地打擊哲學家杜林對觀念論和宗教所作最小的讓步時，非常堅決地斥責杜林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禁止宗教這一似乎革命的思想。宣佈這樣的宗教戰爭——恩格斯說——就是『使俾斯麥再生』，亦即重複俾斯麥反對僧權主義者的愚蠢行爲（聲名狼藉的『文化戰』，亦即俾斯麥在七十年代用警察迫害加特力教的方法反對德國的加特力教徒的政黨，『中央』黨的鬥爭）。俾斯麥用這樣的鬥爭，祇是鞏固了加特力教徒的戰鬥的僧權主義，祇是傷害了真正的文化事業，因爲他把宗教的分裂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以代替政治的分裂，他把工人

階級某些階層和民主黨的注意力從階級鬥爭和革命鬥爭的迫切任務吸引到最表面和資產階級的——虛偽的反僧權主義方面去了。恩格斯在斥責願意成為極端革命的杜林想用另一種方式重複同樣的俾斯麥的愚蠢行為的時候，曾要求工人的政黨善於耐心地從事無產階級的組織事業和教育事業，使宗教歸於消滅的事業，而不去冒險跟宗教作政治鬥爭（註二）。這種觀點深入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血肉中，社會民主黨是贊成，例如，耶穌教徒的自由、容許耶穌教徒進入德國、消滅用警察反對某種宗教的任何一種辦法的。『宣佈宗教為私事』——艾福特綱領（一八九一年）中這一著名的條目鞏固了社會民主黨的上述的政治策略。

這種策略現在已經成為陳腐的策略了，已經把馬克思主義的新曲解，引到反面，引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有人開始用這樣的意義來解釋艾福特綱領的條文

（註一）恩格斯著：『流亡者文獻。第二集。巴黎公社的布朗基主義流亡者的綱領』。

（註二）恩格斯著：『反杜林論』。

了，他們說，我們，社會民主黨員，我們的黨認為宗教是私事，他們說，對作為社會民主黨員的我們說來，對作為社會民主黨的我們說來，宗教是私事。恩格斯還沒有跟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作直接論爭的時候，就已在九十年代認為必須堅決地不用論爭的形式，而用肯定的形式反對這種觀點了。亦即：恩格斯用聲明的形式作了此事，他有意地強調了社會民主黨認為宗教對國家而言是私事，決不是對黨自己、對馬克斯主義、對工人政黨而言是私事（註）。

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宗教問題的一段表面的言論史。在忽略馬克思主義的人看來，在不善於或不願意轉轉念頭的人看來，這段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團無意義的矛盾和混亂，有人說好像是『澈底』無神論和宗教『寬容』的混合物，有人說好像是反對上帝的革——革——革命戰爭和膽怯地希望『討好』信教工人、害怕嚇退他們等等、等等之間的『無原則的』動搖。在無政府主義空論家

（註）意指恩格斯著：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的『序言』。